

柳待制文集

十二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資政宣撫鄭公七帖子四十年前嘗見之粵家陵雲山房今雖重復裝潢而工不善事固以僅存為可喜而尤以易壞為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脩官疏論秦檜王倫孫近可斬檜大怒命臨安府遣卒械送昭州將寘之死所公為臺諫與同列勾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祕書省正字范如圭勅令所刪定官亦為言之吏部侍郎晏敦復遂得監昭州鹽倉至十年公以禮部侍郎為檜陳善後之策七事豈非鑑救胡之失而欲彌縫其意者乎又

初平州三年一八

一

豈非外示協順而內實盡夫忠規之益者乎第一帖所云叨冒今來差遣正謂是已曾侍郎開字天遊由禮部守發先是開與檜論和議忤旨遂有是命開懼後相辟甚力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蓋未嘗至發也李秦發即莊簡公光正以紹興八年入參大政明年十二月罷以殿中侍御史何鑄劾其狂悖故也二公皆檜所深嫉則第二帖固公在臺端時所遣無疑公以紹興十一年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撫副使至則於階成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粟十八萬斛十五年奏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分之一及本司激賞錢二十五萬緡十七年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緡二萬緡免刑增酒錢



三萬四千緡六月又奏減科數虛額錢歲二百一十
五萬緡則第四帖所謂辛酉一出遂蒙寄委及緣
已與蜀人減科需二百萬緡待言所減科數虛額夫
豈過哉公自紹興十一年入蜀至十七年六月罷證
以第五帖跨涉六載之說則未罷坑一年也義榮待
制兄謂默成先生潘公紹興八年潘公以中書舍人
攝起居郎庭叱向子諶與俱罷歸閑里中遂不復起
季誠必潘氏兄弟後一帖當與潘公所去侶聞道貌
清臞心以通候於公福慶潘公墳寺名也與公居相
近潘公省墓每必過公以是知之蓋公當秦檜主和
柄國之日雖未嘗過為崖異以取憎疾亦未嘗翕訕
為同以自陷於其黨中然則檜之所以抑公至死而
不悔者正所以伸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翰墨之存誼
烈昭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予蓋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晏右司撰冲素處士鄭綺墓銘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蓋宋晏穆所作穆字宣明本蜀
人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為文
章交所著有知非集行于世隆山李公伯強為作墓
表謂穆卒於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
月較之銘正作於是年豈其臨絕之辭耶嘉熙四年
五月六日趙與勳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當年八月
磨勘即轉朝議大夫今尚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
間所作無疑龜山楊公時每稱薛會通持已甚可

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財甚多人有餽幣百番者不見會通委而去直追至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心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群疑辨二卷題云浦陽長樂朱恮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謂恮之為人無以考其詳倪距未未百年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敦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山孫氏要必有據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近至宗人景仁處究理家牒并得此文以歸蓋鶴石時所搨本也鼠蠹之餘幾欲堙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甚急于方從客飲即就案疏与之第恨老嬾不能多記考覈未精審耳是吾之所不足尚望繼予而執筆者焉

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柳待制文集卷之八

三

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嘗為郎已乃棄其官行求母四方後竟得之同州文忠實為賦詩且識其刺血寫經禮佛懺悔數事至今壽昌賴之以傳然談者或諉諸福報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友仲弘甫序祖生謂大侶壽昌亦知言矣乎予則以為生母子相失其間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旁近縣饒鼓所經株驅羣掠是豈一姓其能免死刀鑽脫身囚隸復為民妻已甚幸矣顧甌閩崖嶠半萬里黃口稚兒亦何覲其有立而卒致我以歸也哉然則生母子所遇之時与生所以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雖微寫經懺悔而積誠之至天弗違之况同性乎福報之來庸詎心是而已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右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宗紹聖間故門狀帑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贊客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七三十一帑從朋友假善本手書完裝綴成袁先生之學其於春秋粹矣春秋言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資殊指故時時彈刺以相高言之唯而道之裂也唐啖趙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要歸示一王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著其所聞為書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贊將讀而繹之益求二書以卒業焉天既開余以例安知二書不踵為余有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二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開公秉文即公名知為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土中原瘁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於灰殘躪滅以萬毀一存於辟葺翫覆之餘傳聞幾姓幾室而至於余送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况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解梁柳貫記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鞞返權二

圖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茶董廬一二闡寺實為之北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扼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

也原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弗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
陵陽牟公時在西掖棘棘有言未幾以姑熟太守車
去國承聖風旨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蟬公審知之
作高力士為太白脫鞵黃太史罷郡返權二圖且自
為贊當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与之有視一
二熏腐直蛇蝎耳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是
以為吾詬病雖朝夜郎夕熱道曾何傷哉至德紹聖
而後為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十
五年翁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東陽柳貫書松雪翁重
畫二圖後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自其再世始居婺婺為余里記童時從諸父

柳軒文集卷一八

五

丈人行道公履和秉慤与人居冲然也方唐与政陳
同甫以文辭相高氣震厲無旁公在其間截如巨障
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愜于其順而同于
其义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繇太末過公公序以酢
其勤謂僕方自毒其底滯得孟遠之超軼絕出則窒
通而狹廣其庶幾乎余意孟遠亦明儻人哉即公而
歸必有不与唐陳同病者矣序誠蒼華之藥也清苑
楊君祥嘗主慶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
之詩曰維桑与梓必恭敬也况斯文之未泯而典刑
之具在言之烏可已也東陽柳贊書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舒賜第告
宗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其書勅鄉貢也士姓某

則南省第一人也此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賜告曰
石揚休者會稽新昌人至御史中丞卒國史載凡言
行詳焉諸孫慤字子重朱文公嘗稱其學詩書之澤
蓋與蔡氏相為演漾今去之三百年想其一時科目
之盛而人材之盛則此告之存真如寶龜之遺世其
聲休猶足動人可玩而不可棄也

題天野飛雲端

客有携雜詩賦一編示余其識天野飛雲而不著撰
人名氏余讀未終矍然曰是咀澹而廠華幽光而淒
韻其多得於騷家之性者歟何言之甚佶也夫積陰
之氣為雲凝鬱氛散茫洋太空忽不知其所如雲非
能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風無之耳彼見其歷九
天為一野渺誰馮而誰翼將以為陟陸皇而睨赫戲
也耶抑以為超無為而鄰秦初也耶然則詩吟而騷
萌肇於屈宋而成於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客為
我遡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啓我則騷家
之苗藁庶其在是矣夫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右富韜守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
七月日而年月日與銜幅疊用吳越國印按天福晉
高祖所紀元以世考之錢文穆王元瓘未卒之二年
也韜以攝丞知縣事稍進秩守縣令雖其一時一國
之制然武肅王始受梁封為吳越國王唐莊宗入洛
乃賜玉册金印則此所用印是已夫受其封爵專制

兩鎮用其印章自署官屬何名為僭哉世或傳落星
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五代
史獨不載之世家子竊意鏐之建國受命于梁梁亡
無所於屬則改元而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唐既
錫冊遂一用其正朔至崎嶇航海納貢中朝以保有
其民使之完富安樂蓋三世四王儼如一日是宜子
孫繩繩食其忠順之報於無已也秦漢而來每命一
官輒刻印使佩之其章纓率有堇茅隋唐軍興始用
版授後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趨於便矣吳越以
墨制命官吏既闕書而蘇於三吳之壤為中前唐後
宋茅目姑蘇名州豈當時以為巨鎮嘗陞軍額統州
若縣而地志亦遺之欤歐陽公序集古錄謂可以正

史傳之闕繆者此也此制流傳幾姓而王之稟孫昌
化主簿君適得之誠一家之鎮寶哉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絕句
詩後

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
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与境會脫口成章自
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游戲
人間直其寓耳姚子敬所書絕句十餘皆昔所罕見
公詩之佳豈心是哉京城有隱者何得之曩与公及
鮮于伯機同學為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堂
竹亦蕭爽可喜因明仲好尚不羣手錄遺之或可并

真篋衍中也

題此還諸詩卷後

贊念歸既切方次前詩卷軸間留為山中故實屬被
命考試進士上京抵冒寒汙千里驛行風凌雪厲志
念艱窘回想曠遊蓋不啻鼎魚之思沫而蓼蟲之語
甘也間諗之翰林脩謨揚君廷鎮以為蘇李後上下
數千年詩人賦客未必能以此時深涉此土今吾徒
驅馳使事單操寸管以分刊銖黍於經術詞藝之間
非

皇靈廣被文軌混同亦安能自与於斯哉故鞭輶疲
曳之餘竊為詩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吾懷之取取
而閔吾生之子子情在其中矣傳曰聲成文謂之音
考聲与文則吾不知之也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贊

自題

補作荆文集一八

八

跋虞司業揆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
碑文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
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
居人井曰注注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
形勢此為雄要大德中邊庭嘗一擾矣亡幾

天子為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涖其省事至則息
兵勞農脩傳置通偵財而先是王所遣留屯祿海帥
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矣
初王薨而張亦遄死屯耕事即廢離重臣踵按車
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迨關陝變起倉猝馳潰卒

百騎闖門未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兵民相顧無無所繫屬賴

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謠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白穀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比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峙縫紉調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完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過者還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於是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

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省常選勲戚大員以鎮重之至郎吏亦優秩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階

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為功歟予見當今藩府墜僚持文墨議論以与其長相上下每軋於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荼邊防利害一一為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立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此無不嚮風靡服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者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

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為是
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
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區區
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於用者為公悲而以其狃於
宴安者為世戒因予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敢必其
無人焉耳泰定元年十二月廿八日東陽柳貫識

魯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自紹興和議成而在廷在野諱於言兵養安忘恥至
隆興內禪則已二十年矣壽皇始志未嘗一日不
在中原柰何淮江荆襄之師出輒敗衄尚敢望其聞
鞏洛而窺恒衛也哉淳熙初年魯公時以翰林學士
次對極陳自治之策其要在携持法守觀釁俟隙今

未可以輕淺動也於是首當帝意即日除簽書樞密
院事尋由同知進使遂代趙魏公為右丞相又代梁
鄭公為左丞相壽皇任相其專且久者獨公前後凡
歷十四年乃罷帝既親履成敗益知矯輕警惰之言
為有味一時收攬衆心申飭邊防將以迄就安疆之
勢大抵多公教之也論者以為強幹弱支似矣而祖
宗遺大投艱之意為何如是不知古之君子其謀人
之國者料事制變有本有末而先後利鈍初不暇計
龍川陳同甫三書五論非不朗烈俊快然要其成效
則亦書生無用之空談而已天下之事蓋必審之而
後知體之而後實有所得以庭堅不祀之論律之則
公之此心固与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不然

竹為子孫繩繩至于今而未墜也顏子晚出幸寧早
從鄉長老遊竊識公事一二備官京師而公之曾孫
新瑞安州判官文彪字君采赴調適來出公家傳因
誦所聞繫之卷末識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在吾
君采克之如何耳泰定二年二月十又五日太常博
士柳貫敬題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唐詩辭之盛至杜子美兼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
讓然方駕齊軌獨以予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
詰之作後人謂清詩秀句為知言是不單論其辭矣
摩詰本太原人其別墅在京兆府藍田縣南輞川口
即宋之間莊丘壑邃美既擅名閔輔而又得道友裴

柳貫敬題

十一

迪相與吟嘯其中蓋去尚書右丞在乾元以後沖襟
曠度放寄林水物豈能嬰拂之哉子美有解悶絕句
十二首其一謂摩詰其一謂浩然浩然隱襄陽鹿門
山終身不仕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
是大曆初元索居夔州時則凝碧管絃之恨正有以
深亮其心與上疏請釋房琯先後一機耳見世之以
瓶汲畚積為高深竊負譏評之柄以幸售其媚疾之
私者為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事者遂多
臨仿此卷有李文饒題尾又有諸鎮節度使印紙墨
亦近古文饒在唐為再世相家異時牛李之禍萌於
徧而成於忌以子美駢之抑和遠矣予嘗有觀畫之
法以謂以畫求詩不若以詩求畫家有輞川集每每

真為人誦之今京師塵土中忽見此圖為之慨想無
已然予亦豈偏愛古人者哉

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
之故老遺民注注多在方輦書大同乃旌四出蔽遮
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
日覩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
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鮮于伯幾郭祐之
仲芳彥敬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能品
貢父祐之與三君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
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彥中廉訪公還自南
閩嘗為伯幾留連旬月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

亦來從諸君醮集予雖不及接廉訪公而聞其鼓琴
自度曲時時變聲作古調能使諸君滿引徑醉亦燕
薊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臺照磨官先死
而祐之出為宣府判官伯幾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廉
訪公居高郵疾病昇醫揚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
尚書守大名貢父入集賢為學士子昂自翰林丞官
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合存亡其不可復計者如是
而錢塘人至今傳詫諸君以為是於吾土有緣然則
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累取迭
致得乎予官京師特善公之子監察御史公哲出伯
幾此帖而子昂實題其後念音徽之遂遠悵文會之
鮮寡志其盛以悲其衰鄰笛有聲予將掩耳而避之

矣

跋陳慶甫所藏鮮于伯幾書自作飲酒詩
鮮于公西帶河朔偉氣每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
橫生此飲酒諸詩尤曠邁可喜遇其得意注注為人
誦之予亦尚竊識其一二蓋慶甫掾浙東公為都曹
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又二年而公亡矣公在時
其書人已貴重况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壁果何
足珍惜哉

題秋池樓觀圖

四十年前予見杭越間故侯邱弟有此京耳今皆化
為茂草荒虛而畫圖形似宛然在目盛衰之變何可
復計予蓋不及其盛時况後於予者哉

柳待制文集十八

十三

書文集賢撰歐陽復初父墓誌後

論季宗人物世稱丞相信公之節之義而信公之學
蓋出於歐陽氏歐陽氏有曰吳齋先生者當穆陵時
侍講禁中最高為江文忠公所知廬陵人至今家有其
書廬陵之學大抵歐陽氏之學也國子進士字致遠
於先生為從子是嘗與信公友善集賢君所誌宜得
其實然不知致遠之名猶及附見信公家集否乎世
學之重複初其慎之哉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此六一公集古錄中元結撰陽華巖銘跋尾也結誠
好奇矣所以汲汲於奇者豈亦有矯而然結何可及
我公之此論不寧為點千百世而下為人為文皆當

取法於斯焉抑好奇而不失乎正結之為結公固知之他人不知也

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廬陵文節公始登朝時蓋與新安文公並召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雋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精俱足以上當昇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遺墨新淦曾貫之携以示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箴之凡也惟得九方宰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跋江陵項平甫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項平甫先生初仕為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越省伯馮曾公愛其才薦之文公文公遂器許

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麗澤集中平甫世居括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括之墳墓至今存焉後以言官胡紘嘗出力攻文公羞與同鄉里祇稱江陵學本經誼按根摘葉必極蘊奧計其輩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時從之遊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取公擇尚書白石庵山房舊名寓之而盤居者文定宴娛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士為山居主人李敬子作所謂寶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一時文獻之盛綽有乾淳遺韻下是則芥然矣宜黃李敬心曩以建昌郡文學攝承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詩而有得於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扁其齋盤居

粹乎尚德之意哉敬心早志於道今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屢稱之文字間臨川論經少許可獨深味平甫之言敬心之取之抑其尊聞行知者欣然則戴瓊弁王簪而曳霞衣月裳人之聖君者如是而漸以中心屯以正行君之自得乃如彼何哉非審夫時物之情者殆未能終恚之也敬心索余言繫詩後姑槩叙之

自題鍾陵藁後

余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惟怯有拙者之逍遙每情至景會往往託諸吟諷以自識其竊祿之幸隨其所得輒亦次之藁卷揆諸風人之優柔賦客之微婉豈能希其千一哉臨川學者危太樸謂余有一日之長羸糧菲屨忍肯耒況留連旬餘請出余卷而誦之乃

獨有會于心手抄以實歸藁言將寘之雲林山房以與庸常嗜古者共之然余之詩出於余心宣於余口無雋味以悅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合乎古下不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聽鍛阮孚之著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余有同乎有不同乎余壹不能知之也余山中人旦夕變代東歸以是詩寘諸山中則林猿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伯內外之略君臣父子之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學官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

而執義之心也而况故老嚴傳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庶君明庶興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曷頌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蘋茲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闕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應宗迨今天曆改元之明年藉譜以見者十九世蓋西平第七子觀察江西卒葬宜春子孫因留居而谷平之祖上距西平七世并譜見十九世為二十五世矣西平薨背在德宗貞元九年其歲

癸酉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今已已夫固遠哉以五百五十二年之久而更二十五世之蕃其嗣胤支庶有源有委可考不誣則以譜存焉耳譜為明宗收獲而作者也使道散俗媮之餘知禮之家又不為之立譜畫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既礫而孝弟之條肆愈戕世變日下將不心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所以為防範人心之一物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積累之有自而維持之有人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世而至于千百何賸乎予是以具論之

題江磯圖卷後

此江磯圖淮陰龍聖子先生所作余初見先生錢塘

湖東年已七十餘踈髯秀眉頰身逆氣如古圖畫中
仙人劍客時時為好事者吟詩作書畫韻度冲遠往
往出尋常筆墨畦町之外時余稚齒方出遊諸公問
雖不敢牽率先生為之而心實企慕焉此圖為并陽
周公謹作公謹故家多蓄法書名畫先生之死蓋後
公謹數年而公謹之子孫令盡弃其所藏余在燕嘗
見其三四暨來豫章見集古錄蔣洪仲家今又從盱
江周道益見此圖然不知此尤物何以能無胫翼而
飛行至是耶錢塘故都未及百年風流之物掃地盡
矣獨其書畫之所存猶可想見其彷彿此固重夫攬
古者之一慨云耳

跋朱文公與馬會州尚書二帖

四七十

柳待制文集十八

十七

右徽文公手書二帖淳熙禮部尚書馬公從曾孫瑩
彥珩所藏文公與尚書公同朝有交游之誼前一帖
謂時論一變朝士多不自安所壺已在中誤思又
得丐免似可少安然事不可料正恐亦難自保此正
免南康辭江東轉運副使歸武夷山居時所遣後一
帖謂舉子倉今歲不免自為受輸又謂此間歲支三
四百石而倉息僅及其半若得檢照舊例支除本錢
乘此冬收采數百石更三兩年當無闕乏之患也此
必除知漳州上任後所遣蓋時尚書公為福建安撫
知福州漳其屬郡公至漳知其事敝欲稍為疏理故
有是請耳於以見前輩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間不惟
沉幾先識足以表世而憂國愛民之意尤惓惓如也

子澄則靜春先生劉氏其諱清之前帖言其始病而後帖遂悼其死又以見兩公薦夫交交之誼死生以之亦豈令人所可念及哉所謂時論之變何世無之在朝在野顧其自處何如耳故家文獻雖遠猶存因攬遺墨為之降歎輒書其後而歸之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誠合志孚尤不為無人蓋宗三百年陽消陰長之候肇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泰禧之間上虞李莊簡公則尤為咸陽所深嫉者也直徽猷閣潘公德鄰以默成先生猶子胥莊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公嘗誌其墓謂曾覲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

與通使人來致毅勤亦輒不報其自信為何如此卷三帖曰提刑中太者德鄰也德鄰以提舉湖北常平茶鹽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窘闕與修復石鼓諸事舍人公集序謂默成也今見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帖去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持母夫人喪時所遣成公帖亦居曾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隱憂世故砥礪學業藹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世殄滅者並哉帖今為餘姚徐氏家物徐氏而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為君子之徒也歟東陽柳貫跋

跋司馬溫公脩通鑑草

餘姚徐氏藏司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脩通鑑草

一紙凡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草則其忠信誠懇
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即
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將作亂至十二月慕容皝
入零支而還每筆第書數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
則以云云攝之核今通鑑是年所書凡目時有異同
此或初藁而後更刪定之欤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
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
范淳父至於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
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豈何欤然則文正忠宣
之手澤所存猶足念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以
翰墨爭長為可傳哉

跋韓魏公手帖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末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
筆意方嚴儼然弁冕紳鞞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
以強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孫性字明善定為荅
歐陽文忠公書蓋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政府出知亳
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蔡以
太子少師致其任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
薨於熙寧五年忠獻薨於八年於是熙寧之政浸衰
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芽蘖於其間然則忠獻之
料其必辭而喜其遂請有以見愛人以德之真而前
輩所為固若是嗚呼是足以觀世變矣

跋鄭資政雪竹賦

昔予甥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明

取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
則求名手摹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籀體
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雲山房全
病耗十忘八九况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為之
驚泣雜書把翫不能釋手盖自公下地家之所藏皆
雲散鳥滅而此卷乃獨賴其猶子子升得不為他姓
之所廢奪意此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
節因是弗泯猶足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
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
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
著至於積羽將沉涇塗可拔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
又已兆見於斯使當時媿合苟容之念一萌於心則
絺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
為之拭拭以蓋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
礪行常不取後也葉公昌父小草出入章草義獻之
間潘公希聲行書全倣顏徐迹其詞翰風流猶足想
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
齊人而已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予家舊藏文公荅文別明府一帖語真意切當為門
人高第之宰于近邑者裁也所云辛幼安過此極談
佳政與諸朋友書不謀同辭者雖即其實而贊之固
所以深致策勵之意也學欲其成已而成物使夫學
道愛人之訓誦之不素則雖有是心而倒行逆施民

有不被其惠者矣然則所貴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而望其漸摩成就之益者蓋在此也幼安濟南辛稼軒於時必為本路監司而考之文公集中及門之士字文對者五人帖既不著氏名亦莫之能定矣然以端州嫂後來已安樂未也之語而推之則集中五人獨潘文村有兄弟曰端州燕州此或潘文村未可知也帖中亦及斯遠州謹按集有與徐斯遠周州謹往復書問今何從考實其是非姑竊記之嗚呼予生也後年運而往學絕教乖文獻不足徵矣若是數賢文公嘗以推重宜傳而不傳今將於何而證之耶昔者夫子之祀之宋而憂形於言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夫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昔予從鄉先生學為文得八詠賦序而觀之以為理明義莊辭全韵勝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欲蹈其繩矩嚴其步驟嘗試為之而才劣筆弱終莫能近信鉅文傑製之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其後借書故家始見二賦而其序篇則固宣義郎致仕夏公敬仲先生之所作公登慶元丙辰進士甲科一為安慶軍節度推官遂致其事其學出於東萊成公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言非難言而有其實為難耳夫其立言之正發理之真則持之以游於大人君子之門雖等之游夏吾何慊乎哉公之六世孫逢慶從子游

序并其二告為卷請為後題宋制甲科第一人注茲
書節度判官第二至第五注制度推官掌書記五人
自為一等故告中云謹件夏明誠等五人慶元二年
右丞相則京文忠公鏜參知政事則謝惠正公深甫
何公澹此渡江後極盛之時于時吾鄉耆碩後入參
立朝野冬以文辭義理相高以有儒先為之表厲也
今去之未二百年苟老論亡文獻掃地而盡若予之
衰情猶及與聞前脩莊論之一二而於碩後來何其
繼猷踵武之甚稀也每一思念為之凜然回逢慶請
題而併及之亦庶乎其有聞風而興起焉者至正元
年辛巳夏閏五月九日柳貫病間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題文正公與楊泰之

南文正公之越在落職中愈感其之其時楊
公道隱惡入隱山中聞公不書其說其是則道
天難水之類而非欲要其區區辭獨之
示為報公聞而遺書其過其真原
何如自古君子之相占固有欲其而不
若者則夫一時會面輸心之蓋其
德慕義之誠所以先憂後樂而
楊公不為無助我公竟道今二百五十
故在餘姚徐氏適得之餘姚主
如制文集卷之六

文獻足徵將不心是而已

跋范賢良手帖

中葉尚論世家范氏最盛高平成都人門望燁
立相望吾鄉蘭溪之范雖稍後出而學術之
十前聞歎陽文公集註論孟載二范氏其一成都太
文公淳夫其一蘭溪賢良公其明心箴九十六字發
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自然系濂洛之統緒
可誼也此賢良公之從子觀國手帖其家舊寶箴
然則曲阜之願文貞之笏豈能獨其哉

張王給事所中帖

之敵國秋葵丹女真然渡江前後國勢有難易故
心體未免隨世重輕淳熙中孝宗臨御滋

雪麟恥之志日益拳拳給事王公實以中書舍人
賀余國正旦使奉幣北庭因燕命射意將以是語
公一發破的固有以張中國之威而褫旃裘之魄
于時衆正在朝四維未殄公一儒臣單車銜使乃
折衝禦侮於尊俎間尚得謂之無人乎哉此公還
嘉禾所荅親舊手帖既喜途中不甚極寒而又以
中為偶然其言誠切有味使當引弓抽矢之際內
憲一有不正祇以貽辱命之羞示行己之恥簡牘雖
什人將唾視之亦何足以為子孫奕世之重哉至順
干未公之元孫君起涖官吾邑以帖示予故予識其
後以歸

跋蔡忠惠公談讌帖

柳待制文集十九

二

蔡忠惠公之於書如孫吳兵法奇正相生不可端倪
固當為宋書第一矣此談讌帖用粉紙作草筆意奕
奕入神蓋粉紙不留墨行草尤難也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寧四大字

嘗尊師心順傳寶其先世象州使君所藏唐李監篆
天清地寧四大字偉奇勁挺空非少溫不能作矣按
是四言出老子下經天地清寧者道之用也克其用
則萬物以生而侯王以天下正道固無為而無不為
學其學道其道之四言者其權輿乎昔李監之為是
書已莫知其所因而象州之得是書亦豈能逆計齋
系之為是學用是道哉然則謂世間有形之物必有
其兆茲可徵矣今尊師將摹本託諸鐫刻故予為識

下方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
聞舊石燔毀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
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真士不以藏之括蒼名山
而曰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援而與之澹泉方
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
蔡經蓋欲東之括蒼則麻源括嶺固羽車龍駕所嘗
注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爪爬背時
耶此亦一仙都被二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
寧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
其皆法籙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四

柳行制文集十九

三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時五觀

禮始諸飲食而飲食之所由以始又不可以莫之思
也黃太史平生薄滋味晚歲拜竊蜀蔬食終日至齋
童五其知厚味腊毒之戒者矣食時五觀用衲僧存
觀之法為君子省察之具一則曰計功二則曰村已
三則曰離過然則道業之成應受此食是為心事良
樂萬九鼎夫何加於我哉人史書蘭亭之變此卷
奇相生所謂孫吳之兵也蓋粉帟不受墨最難作
字太史為之乃更道密此吾徒所以望之而一拜也

欵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哥節推手簡

歐陽公撰公袂道碑言五代之際世家蘇州而官鄭
公謚公墓叙公之先妣居河內後徙長安公以此帖乃
云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藍田在長安西則五代以
上譜已久矣其謂天平立碑欲訪祖宗文字及先代
官告并三哥自傳聞事今集中不載蓋公有此志三
未及為耶三哥者其尊屬也又謂鄉中多不識地卑
使然或曰據得數項高曰則婚嫁可以指聖於以見
公尊祖敬宗出於真誠而口買田收族之意實權
輿於是然則出常盛際而此為一代宗嗣子孫百世
其由來遠矣

許下帖

此行次許下帖

聖帖中云示及省榜兒子李教

翰林許制卷一九 四

授謝家兄弟俱過省兜子即志宣忠宣皇祐元年進
士公以慶曆八年由鄧州承守柘明年三月十一日
次許得書心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必莫
可考而籤題蔡欽聖於何兩據代

翰長帖

此答翰長學士帖不為謹言近以此事謁見今聞
彥國之好不復言之心甚減憂其先憂後樂之意何
如哉蓋慶曆中鄭公并徙契丹和好始定中國於是
息兵兵五十年彥國鄭公守也所云邊上乏人且絕
後事或稍寧息有立國之請則公為而帥時耳至
恐門戶一變有勃出勃補不惟公家子孫必當
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宣置坐吾以比盤桓几杖之

朱氏三帖

文正二帖忠宣一帖皆與長山朱氏文正前帖末
明道二年表姪延之領後帖題慶曆五年延之領
景祐四年十二月自蘇徙知潤州明年寶元元年
月十三日赴潤前帖首云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
月日似矣而季與譜頗不合慶曆五年公自右諫
大夫叅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後帖云大
果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它勾當兼異姓恩澤卒
所便次陳乞語出真誠不為矯飾知為公言無疑
公勞孤隨母適淄州朱氏登祥符八年進士第時
以朱為姓後乃復范氏及貴乞用南郊恩贈朱氏

柳待制文集一九

五

以常博士而以蔭官其子弟三人此所謂七哥豈
母弟耶前帖稱秀才後帖遂稱官人則補官後
朱氏於公有長育恩宜於死喪患難極意料理
休戚必置懷抱至於居官臨滿宜須小心廉潔
大點汙則晚節飢寒可憂更防兒姪不識好惡之
其忠厚惻怛之意溢於言間雖子孫世守之可
以宣帖緘題云尚書右僕射范某外封且識以高
景公印必晚歲在相府所遣公之父子以忠義傳
一筆一畫皆謹厚有法度視夫跡急如飄風驟雨
何如哉

尹師魯二帖

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

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
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
義兼師友乞從降黜心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
郢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公所遣問若
給外月月有橫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邠酒賦
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此見朋友有抹郵通財
而惟君子樂道為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
監均州酒稅與疾來鄧以存沒託公則公之於
謂生死不易其諒者矣然楊洪二公跋語第二
死自均來南陽時且以不須與衆云云為戒今帖
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勝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語則
在均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街縫有王厚之

柳待制文集一九六

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
之孫好古博雅為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善集
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况蓋謚宣簡云
韓魏公與徐州孫龍圖書跋

南文正公皇祐三年以戶部侍郎出知青州充淄
濰州安撫使明年壬辰公年六十四徙知潁州夏
月二十日行次徐州而薨時孫威敏公守徐實為
殆喪具赴告于魏公魏公方再判鄉部遣文致奠
移書威敏請令幹吏同辦惜一老之不憇歎保障
無人情至辭哀有薦禁時二人之意先是公守鄜
大臣謂公不當與趙元昊通書請斬公威敏知諫
上書為辨乃得降知耀州則威敏之於公可謂有

始有平之知而二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當
附之祭文与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為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
以皇祐間請郡便養遂得來泉一尉貪墨於政未為
大害而忠惠猶按發其私曾不少恕於以見旌別淵
慝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提刑司封莫考其人
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
獄公事以朝臣充副以武臣閣門祗候以上充天聖
間罷明道二年復置內殿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
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溥志所聞若夫
尚論忠惠書法亦何俟予言哉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
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
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
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瞻古人
而於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
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
非其徵乎

跋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姪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質
之裔蓋郎中在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
矣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間畢氏

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為朱氏物數世尚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世澤之滋於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姓問其系緒且吃吃莫能道况望其寶有先世遺像而尚論其世如吾朱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遺事

宋有天下晏安三百年固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間抵隙亦或藉為惡直醜正之具元祐姦黨慶元偽學所以誣蟻正士銷沮元氣者如出一軌然格人元大不遏其披猖橫潰之鋒而徐為覆護圖回之計未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天相之矣徐嘉一蚩妄人而欲詆誣文公售其姦欺使惠正在當時不有以顯斥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孫所言宜有考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鑿坡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覲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葬其母夫又還次江陵上書

論和議之害臺臣湯鼎舉承咸陽風旨勅其覬望再
用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住又明年戊寅紹
興二十八年也徑山妙喜老人與公為世外交乃遣
其徒了賢自浙入湘州公安否公為手書此經以贈
觀其用筆沈著結體靜深無一筆出離規矩繩尺之
外然公初未嘗以書名世特其勁偉之氣充積于中
故形之筆畫自然無毫髮之遺恨也賢嘗住豫章上
藍微文公集有為賢題魏公帖跋語豈即此經耶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延祐中

上方紹隆文治耆俊在服天下庶幾日聖隆平平陽
鄭公實朝夕左右弥綸潤飾以成其豐洽之功者也

柳待制文集十九

九

于後公分藩持節久次外服元老大臣懷想不置移
書問勞因其簡牘之存固可以想見衆賢和朝之盛
矣其曠昔承乏班行嘗得瞻望諸公履舄之末光今
幸從公竊觀翰墨於典刑滄謝之後貞元舊臣獨豫
齋王公迂軒趙公與公如大鼎之三趾為四方之具
瞻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請歌以壽公又曰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請并歌以為世鑒焉

題韋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洛神賦大令嘗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
石非可遂以為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用
不心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耶此松雪老人所書
全篇雖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可謂善學大令者

今人觸目贗本一見便疑其非然不知其中固有不
可以偽為者矣微仲長蓋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羊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耆老間乃在其後於時
陵陽羊公居霅新安方公居杭如成都兩石笋之相
盟人固知為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於晉
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賞豈
私一晉卿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執
友也韶父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與仇仁近
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兵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予晉
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覬為利達計
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與予亦既老矣然自其
時而觀之則世好之酸醜已憂憂乎不能以相入特
未知後是又如何耳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
之其末如此

題高尚書畫雲林烟嶂

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烟雨晚更出入董北
苑故為一代可作然不輕於著筆遇酒酣興發或好
友在前雜取纖楮研墨揮毫乘快為之神施鬼設不
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仿佛哉昔米元
章嗜石見輒拜拜予所甚愛其能無脩容乎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請此何如時蓋辭命乃申而運
柝已去夷然姜里之拘痛甚秦庭之哭公之是心知

有名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用深切著明固一世
之歸人哉於時吾鄉張直夫先生亦以太學諸生從
狩京師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議曲折緊莫能傳
而贈言在紙尚慷慨如也先生之嗣子樞寶歲益謹
復為辭請京兆杜原父用隸古書之繫于其後貫從
樞借觀作而言曰夷齊之事於商為烈而太公謂其
義人扶而去之然則公之所以自靖自獻而
世祖皇帝之所以函容覆護之者是皆綱常大計之
攸繫漢唐末際胡可擬哉公詩四章其一雪山辭也
著歸潔之意與朋友共之其屬望先生則誠在矣宜
樞有以表見之也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果齋先生學足以致用而湮鬱弗偶一時牧伯之賢
歛其行義至則歛門願交如陳蕃之於徐孺子李及
之於林君復亦足以表世而厲俗矣葉史君其高第
弟子也實為製文銘墓且即書之揭德振華不其至
哉然予於史君則重有嗟焉使其晚節有以自靖則
手澤之存雖與魯公同諒可也嗚呼悽矣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頌畫

昔仙都府君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於天下戰守大
計者凡九則手書之題曰頌畫藏于其家時則南北
分裂畫江自固時也其後魯齋先生發篋得之裝池
成卷識夫為學之大用固在於此一道相承將以誰
之事切豈曰呻吟佔畢之末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裝

迨今元統乙亥閱歲八十有六而貫始從其家
獲撫事變之滋異攬遺墨而興嗟則夫新亭舉目之
感又將若之何而自已耶

跋歐陽公二帖

此歐陽文忠公二帖用澄心堂紙作書舊藏起居舍
人范公家今其六世從孫俊出以示貫目與京兆杜
原父同觀貫前後見公集古錄跋尾真迹百十筆意
轉摺與此脗合無二况杼山劉公南澗韓公平園周
公丹稜李公石湖范公孝覈歲月審訂交游一一詳
具公在西府時所作杼山定為荅蔡忠惠帖帖中
頗有殘缺賴平園題語尚足證也後帖所謂吾儕言
難取信蓋各自有病痛固所以深砭忠惠而亦前帖
用快太過之意不寧二公將百世之下誦繹其言者
寬鄙敦薄庸有已乎范氏之澤積久不泯又可因是
而察見之矣

跋中書舍人潘公與方新州帖

里中方祖茂字仲實家藏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潘
公遺其祖新州太守手帖一紙由新州初莖為徽
祈門主簿將之官時所得其言當官唯廉勤不苛為
上不患人不已知又謂老夫起白屋應仕二十六年
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然俯仰無愧怍正自可樂
舍人公與蘭溪范少保為姻家而新州范之自出又
胥其家愛之深故戒之切也予忝桑梓晚出多及與
潘范方三氏子孫游今去之二百年而子孫之出於

三氏者注注尚皆以詩書傳業祖茂又能寶秘此部
視如曲阜之履文貞之笏則其世澤之滋有引勿替
徵之於此于可信哉祖茂距新州五世其從父兄樽
實為請題故書以歸之

跋舊本瘞鶴銘

銘在潤州焦山下刻於崖石久而崩摧覆廢故不復
得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
疑顧况号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真以
為况至董道書跋則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号華
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日壬
辰曰甲午則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和
景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
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一年
在華陽可知也又謂注時即興宗考次其文關四十
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今按此關三
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他本或質之崖石庶
得其真耳

書發本易程氏傳後

易程氏傳版本惟發學齋刻經東萊成公校定最為
完善皇慶癸丑之燬版不存矣而故家所藏亦多遺
落予舊有是本攜至京師曰與臨川吳先生四明宗
先生談次及之異日吳先生請用他書賀易子曰可
用易遂舉以歸吳氏南還求之數年不可得且託
君子長從朋友借本校正亦不可得至元丙子秋至

城与子長會重言及之子長忽曰前是數日有人請
是書詣子求售視其卷有服膺齋宮書印意其為州
學故物以先人嘗為教官懼或人之議吾度也故辭
今當為子謀之明日子長以書來予其且統鈔十楮
歸而即用故帑裝潢示存古之意焉今讀易者必曰
自程氏計其梓行於江浙閩楚無慮數十本大抵取
便帑墨易於轉售魯魚夾豕隨閱隨得承訛踵謬嚴
為故常成公所校本文公素所稱善學者何自知之
而子獨拳拳求索今茲偶得以為厚幸其与俗好異
焉例如此識于卷末示吾子孫其勿輕棄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

二韵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春夏之
交於波濤掩靄間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闕參差隱見
而人物車輿騎從禪販之類往來雜遝不啻通都大
區之突出乎前里俗夸言海市以為異餘時莫之觀
也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
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
而茲游之莫并乃漉誠致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
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
謂于衡嶽不亦異體而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力亂
市之云涉於奇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然則盈天地
間一氣耳其屈伸消息固有忽然而成形亦有窅然
而莫知其終始者矣海為歸墟魚龍物怪何所不有

則夫禽是百物之...景變化隨感隨應...
邑樓觀為人物車...皆袂之所為而造化之迹也
黃太史云東坡已得海市不時見神物亦愛翬福之
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夫夫冥疑哉

題朱文公手書二行後

此二詩興寄高遠...類當...文公謂...李後主手寫
詩而不明其何人...張麟書...州昌要必有...
文公以淳熙...年八月...提舉...東常平...茶...
下乞奏事之任十一月已...見上...和殿...以十一
月戊申視事...昌...景愈姓潘氏文公...家吾...
當文公趨朝道經...蘭溪...送...
竑議必有及於道學...心...難言之者故
書此以識其感然以跋...弘景之詩之意而深
求之則亦可以槩見抑後主...書是詩偉矣而復以
無生混茫者亡其國其為商...何如哉况今又後之
數百年豈道學卒不可明而...心卒不可正也欵予
於是而重有慨焉

跋潘默成鄭北山二書

中書舍人潘公宣政始用而以...
興拜召而以直道終忤於紹興...
之望矣晚歲退休里居與資政...
尚為忘年交鄭公帥蜀數年...
而潘公已不復見然則二公...
發直諫而不回...豈不以增吾鄉邑之重哉此

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荅友所作後一帖則鄭公在益昌時潘公嘗貽書問候此其復簡所謂記念拊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真切懇至尚可以為攬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心而况翰墨猶存典刑未泯予其無歆豔乎

題重摹唐本諸葛忠武侯像下方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重摹王齊賢家朱文公所識本齊賢姓王氏諱師愈丞相魯文定公從父文公作寧菴記云侍講王公是也諸子即謂伯海兄弟伯海諱瀚卒官主管仙都觀是生魯齋先生其家寶藏忠武侯此像錦標玉軸極其潢飾之美矣魯齋

先生自少獨慕忠武侯之大節至摹此像刻石齋中比年子孫不振以像歸富民而石亦斲剝予嘗即家訪得之搦致數本桂德令劉君粹衷與予同有嗜古之癖目以其一寄之粹衷愛其名華而惜其漫漶不真復求善工移寫縑素寄書請題按文公撰侍講碑文叙其學出於鄉先生潘公而受易論語說於龜山楊公令長沙白汝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自得遊從講貫則從子駒借像臨摹而請敬夫題贊蓋是時也文公於慶元乙卯題辭謂子駒劉丈而兄呼齊賢兩家夙有事契故親之耳是年初改慶元距三君子之亡已久又四年而山頽梁壞公亦已矣忠武侯有佐王之才而時則不偶有經世之略而用則

始有卒之知而心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當附之祭文与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為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以皇祐間請郡便養遂得來泉一尉貪墨於政未為大害而忠惠猶按數其私曾不少恕於以見旌別淑慝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提刑司封莫考其人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副以武臣閣門祗候以上充天聖間罷道二年復置內殿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滂志所聞若夫尚論忠惠書法亦何俟予言哉

柳待制文集十九 一七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丞相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公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心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瞻古人而於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公之迹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其微乎

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姑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之裔蓋郎中在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矣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間畢氏世傳

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為朱氏物數世尚
寶歲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
世澤之咸於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
姓明其系緒且吃吃莫能道况望其實有先世遺像
而尚論其世如吾失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道車

宋有天下晏安二百年因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
間祇隙亦或藉為惡直醜正之具元祐姦黨慶元偽
學所以誣巖正士銷洞元氣者如出一執然格人兀
夫不遺其伎獨橫澆之鋒而徐為覆護罔回之計未
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天相之矣徐喜一蚩妄人而
欲氏誣文公甚其姦敢使惠正和齊引二集一九在當時不有以顯其
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
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孫所言宜
有孝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鑿披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
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詎言一職耳而觀
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蔡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
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
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名
予願因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其母夫人還次江陵上書

上質書名頗厭人求索有出黥指袖間輒盛氣變色
深閉固拒之乃已然名士大夫相知之厚與狹貴而
來者問亦欣然行筆好事之友又或鼓勇勃噪至其
得意自謂追迹古人亦近世書家之一竒哉此卷用
蜀中粉箋作書而正草雜出不區一泥古而死一毫
窘束之態今人欲以摹印脫擊之工而望聞其藩籬
矣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贊後

世言晉室崇者莊尚玄虛公卿大夫以清談相高卒
至於盛國短祚而王謝二氏尤為人門之望尤不為
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一代風俗似矣而人
物之論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可否

庸可置而弗論哉以謝太傅之沉識雅量桓溫沖玄
在其併苞翕受之中一談笑項操縱闔之而被固
莫之知其籌策為何如乃若王逸少之忠規清裁料
殷浩不足以協和中外重計安危先事進誠而深以
據形勢消亂萌為制勝之一機逮其誓墓不仕此固
高世之節謂軋於王述取居其下則淺之為知逸少
矣比安於導文雅誠若過之而謂逸少惟以書名不
幾於藝掩其善者乎必若吾文公先生之言安固有
心中原然亦為清虛所絆展拓不去千載之論至是
定矣予困吝中子長佳友時以文字相激發近復
以所著太傅右將軍畫贊二贊寄予使寓目焉子長
之厚意其將有益於予顧曷足以當之哉昔予考

覈人物而以為晉之清虛其究殆起於季漢於尚名
節之徒知以名檢自勝而不知其流遂至於莫
之止也嗚呼安得中行之士而與之論中庸之道哉
因併論之子長儻然之乎

跋趙文敏帖

往子在京師從文敏晁親且久竊嘗有誦於書法曲
折蓋書雖末藝而必以學為橐籥識為棧枵而區區
求精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閭域難矣蓋文敏之書
根於英姿敏識而成於倩機絕鑑非可以一蹴至也
猶記寒夕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
諸帖既成命取直迹一一覆校不惟轉摺向背無不
絕俗而精采溢越有或過之予問其何以能然文敏

柳詩制十九

十一

曰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之心手俱忘智巧之在
古人猶其在我橫縱圍闢無不如意尚何間哉戴生
良頗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薦其
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即是有發則子莫之知也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
榻之事而措河南虞永興諸公又別臨之乃若蔡君
謨薛稷彭黃魯直米元章之在宋尤以出為博雅中
一奇事定武本最光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
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鑄別刻相望而起歐六
一集古錄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寶月本畢少
黃家集古法書蘭亭本多至三百賈魏公亦數十本

如玉枕則以燈影縮而小之者耳世之孝論蘭亭注
注以蟹眼懸針金龜八字細疊杵痕決其真贗是未
必然臨書如傳神寫照區區求之形似抑已末矣昔
子常從縉紳先生備論茲事因倪生仲權以此卷相
示姑即其所聞試一論之

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宇戴帥初詩

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台教觀有
文而不自耀今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
其鄉曹泰宇先生學而及交戴帥初先生二先生常
往來就之游息以經公之雅裁好賢無毀故也泰宇
不娶無子死所為詩文多散軼帥初最得壽其藁卷
稍有傳者此卷華國所次泰宇一詩尚其遺墨帥初

四五五

柳存制文集卷九

二二一

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見而手錄之者耳其末繫
經公律絕五首雖楮墨不完手澤所存尤可以識象
環之感矣予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
已知其為脩潔博洽之士觀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
其論著諸經志有成說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
而不能貽之永久此太史公所以必欲寘之金匱石
室藏于名山以待後世豈過計哉於是戴先生下地
且二十年前脩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
名或吃吃不能答者有矣華國禁林宿德乃能慨想
遺風圓融義際使茲文句幸免湮墜以克發揚先美
存十一於千百抑賢矣乎

題趙龍潭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自頃浮沈班綴頗嘗講聞中夏之獻之緒而龍潭翰
墨獨未之見今此卷赤辭二紙草法森然自旭素閑
栖而上沂芝蔟寄方圓平直於振迅凌厲之中泰和
盛際其流風遺韻尚彷彿目間也然疑後賦末幅十
三行筆勢散緩如驅六州塞下之兕寘之王謝子弟
之行周旋步武自覺蹙然失措要之碧落碑詎容有
贗本哉

跋楊文元與劉子固書

右楊文元公與劉子固縣尉手帖一紙今藏劉氏家
紙墨尚如新蓋公坐以學黨久斥起為祕書郎兼選
將作少監留官京師子固其里中子初筮為尉致書
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荅之無一筆少縱且以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二十一

阜陶之兢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
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儼恪如臨君師雖尋常小
夫竿櫓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壹是中
和之所著見者如此想其一時感發興起為何如哉
然則子固亦必有以當公飭厲之厚而無媿者夫二
復降歎而以其帖還之劉氏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九



